

论中亚安全威胁因素的集聚效应*

苏 畅

【内容提要】 通过分析最近三年中亚安全形势的变化, 本文认为中亚安全威胁因素体现出明显的“集聚效应”, 来自政治、经济、社会、安全等领域的威胁因素相互缠绕、互为因果, 呈现出复杂性、综合性、多层次性的特点。当前, 中亚安全总体可控, 但趋于复杂, 风险上升, 特点是“脆弱平衡, 艰难稳定”, 即脆弱地维持政局、经济、民生、安全之间的平衡关系, 艰难地保持了基本稳定, 同时也更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未来政治风险高于安全威胁, 经济下滑、社会矛盾将给中亚国家带来更为严峻的挑战。

【关键词】 中亚 安全 恐怖主义 政治风险 集聚效应

【作者简介】 苏畅,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亚国家独立以来, 经历了最初的政局动荡和经济危机, 克服了不少困难, 保持了国家的基本稳定, 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但是, 非传统安全^①中的一些因素和政治风险、周边战乱威胁等传统安全因素对稳定构成的挑战仍然是中亚地区主要的安全问题。具体来说, 包括政治领域的不确定性、中央政府执政能力的弱化、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一些社会问题难以解决、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的演变等内部因素; 阿富汗形势的影响、大国在中亚的争夺、国际环境的变化等外部因素。当前中亚安全形势体现出如上所述的内外因素、传统与非传统因素的集聚效应。一些长期存留的问题成为影响整体稳定的基本问题, 这些问题相互缠绕、相互影响, 常常是其中一个领域出了问题, 很容易波及一国乃至整个地区的政治与安全形势。中亚各国在政权稳定方面始终存在一定的风险, 经济结构调整的效

* 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出的修改意见, 文章疏漏之责由作者承担。

^① “非传统安全”一般指与其他一个或多个国家相互作用、并对本国的生存与发展能够构成重大威胁的, 非军事、政治和外交冲突所引起的其他领域的安全问题。引自李伟、符春华:《非传统安全与国际关系》, 载《全球战略大格局》, 时事出版社2000年版, 第488页。

果也十分有限，更积累了日益突出的社会矛盾，同时也更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本文试图梳理近三年以来中亚安全形势的主要特点，以中亚安全威胁因素的集聚效应为讨论重点，分析中亚安全存在的主要风险和趋势走向。

一 当前中亚安全形势变化特点

中亚国家独立以来，地区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高峰期有两个：一是塔吉克斯坦内战（1992～1997年）；另一个是以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下简称“乌伊运”）袭击中亚南部为代表的极端势力活跃时期（1999～2000年）。九一一事件后，中亚国家进入相对平稳的发展期，安全形势有很大程度的好转。但从2010年开始，以极端组织“哈里发战士”在哈萨克斯坦实施多起袭击事件为标志，恐怖活动增多，加上受到中东极端主义泛滥的影响，中亚的极端势力逐渐复起。国际联军开始从阿富汗撤军，阿富汗形开始恶化，尤其是与中亚国家相邻的阿富汗北部冲突激烈，各类恐怖组织和武装势力错综复杂，阿富汗和平进程曲折受阻。在这样的情况下，阿富汗北部地区的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对中亚安全威胁上升。“伊斯兰国”在中东遭到重创之后，意图在阿富汗扩大势力范围，连带极端主义思潮和圣战者“回流”问题对中亚国家构成挑战。

当前，中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但仍处于较为复杂的时期，主要表现为：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威胁同时构成现实挑战；域外力量在中亚各怀目的，对地区稳定有积极因素，然而更多是消极影响；中亚国家缺乏安全合力，缺乏以地区利益为优先的集体安全机制；极端思潮更加活跃，圣战思想催生出一批新的激进分子，青年激进穆斯林问题越来越突出；2017年“伊斯兰国”主力被严重剿灭之后，该组织的中亚恐怖分子成为其在全球制造暴恐活动的“前锋”，在土耳其、美国、俄罗斯等国家制造了多起自杀式恐怖袭击。

特点1. 与阿富汗接壤的中亚国家边境安全受到威胁，成为当前中亚各国最为担忧的安全问题之一。

阿富汗北部战火燃近中亚，为整个地区的风险上升铺陈纷乱背景。恐怖主义、毒品与其他跨国犯罪、难民等问题几乎让中亚国家重温20世纪90年代阿富汗内战的恐惧战栗。阿富汗北部形势恶化，直接对中亚安全构成威胁，来自两个方面的因素影响最大：一是在北部武装冲突中聚集的各类恐怖势力对中亚国家边境安全构成威胁；二是形成了阿富汗—中亚—高加索恐怖主义通道，外部恐怖主

义和极端主义对中亚的威胁会进一步增加。这两个因素相互助推，相互裹挟，令中亚国家非常紧张。在阿富汗北部各派势力非常复杂，其中，对中亚地区形成威胁的恐怖势力主要包括以下两部分。

一是以“乌伊运”为核心的中亚恐怖组织。该股势力以渗透到中亚国家制造恐怖袭击为目标，在阿富汗北部积蓄力量，虽然当前主力被大量消灭或分化，但“死而不僵”，其影响仍需重视。“乌伊运”是中亚最大恐怖组织，近年在阿富汗北部聚集、招募、积蓄力量，以回流到中亚国家制造恐怖袭击为目标，对与阿富汗相邻的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边境地区构成威胁。2014 年，巴基斯坦军方在北瓦济里斯坦部落区展开“利剑行动”，清剿藏匿在那里的武装分子，一些长期在部落区活动的“乌伊运”分子逃到阿富汗北部。再加上阿富汗原有的乌兹别克族和塔吉克族武装分子，以及来自中东、高加索等地的恐怖分子，在阿富汗的“乌伊运”成员一度迅速增加，地盘扩大，主要在阿富汗北部的昆都士省、朱兹詹省、法利亚布省活动。据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安全局的官员称，在 2015 年“乌伊运”就有约 5 000 名成员^①。

“乌伊运”得以生存发展，除了中亚本土恐怖分子和激进分子在人员上的补充之外，还离不开外部势力的支持。自从 20 世纪 90 年代其主要成员被赶到阿富汗以后，“乌伊运”总是“挂靠”在某个或某些恐怖组织。例如，在“9·11”事件前塔利班执政时期，“乌伊运”向塔利班和“基地”组织效忠，为这些组织补充战斗人员，并且得到塔利班的信任，在反恐战争时期不少高级成员在塔利班的影子政府中任职，“基地”组织也向“乌伊运”支持资金支持。“伊斯兰国”势力进入阿富汗之后，2014 年 9 月“乌伊运”领导人乌斯曼·加齐（Усман Гази）向“伊斯兰国”声明效忠，加齐的这一举动被塔利班视为“背叛者”。“乌伊运”因此发生分裂，一派是加齐的追随者，另一派继续支持塔利班，塔利班开始打击“乌伊运”。从 2015 年下半年到 2016 年，“乌伊运”与塔利班的冲突增加，2015 年 12 月双方在阿富汗扎布里省发生激烈交火，之后塔利班在其社交网站上发布了加齐被打死的照片^②。余下的“乌伊运”成员大为减少，未推出新的领导人，其实力被大大削弱。然而，尽管“乌伊运”进入低谷，但由于该

^① Политолог: Узбекистан и РФ стали сотрудничать для противодействия ИГ. <http://ria.ru/world/20150413/1058213006.html>

^② На востоке Афганистана задержаны 12 таджиков и узбеков. <http://rus.ozodi.org/content/article/27425568.html>

组织有完整的组织架构、丰富的游击战经验、在阿富汗活动多年并与地方势力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因此具有较强的修复能力，只要“乌伊运”募集到大量资金以及积累一定的新成员，仍将成为一支足以对地区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的恐怖武装力量。

二是“基地”组织、“伊斯兰国”追随者、“哈里发战士”、“安拉战士”等来自中亚、中东、高加索、南亚等地混杂在一起的恐怖和极端势力。这部分混杂的武装分子在2015年一度引起中亚国家的严重担忧。当时，俄罗斯阿富汗问题特使卡布洛夫（Замир Кабулов）称，这些武装分子主要集中在阿富汗北部和东部，与土库曼斯坦接壤的阿富汗边境地区有2 500名武装分子，与塔吉克斯坦的边境地区有4 000~5 000名武装分子^①。塔吉克斯坦内务部长拉赫姆佐达（Рамазон Рахимзода）也基本认可上述数字，并称阿富汗北部还有一些恐怖分子的训练营，专门培训中亚国家籍圣战者^②。这些在阿富汗北部的恐怖分子混杂重组，例如从“乌伊运”分化出来的“真主旅”，以及以塔吉克人作为主要指挥官的“安拉战士”吸纳了一部分“乌伊运”成员。2016年9月底，塔利班和“真主旅”袭击昆都士省，并短时间控制了该省与塔吉克斯坦接壤的卡拉伊尔县^③。

随着中亚国家相应加强边防力量，聚集在阿富汗北部的武装分子对中亚国家的边境地区威胁有所下降，但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面临的挑战依然不少。塔吉克斯坦与阿富汗的边境线长1 344公里，土库曼斯坦与阿富汗的边境线长744公里，其中有不少地区防守相当脆弱。土库曼斯坦的边境防御能力受到外界普遍关注和担忧，边境的紧张程度甚至被认为超过了塔吉克斯坦。自2014年年初以来，在土阿边境已经多次发生阿富汗武装分子越境事件，导致平民被打死，房子被烧，有斩首行为发生。土库曼斯坦自身防卫能力薄弱，在“全球火力指数-2016”对126个国家进行的排名中，土库曼斯坦居第90位，在中亚国家中是最末位^④。同时，土库曼斯坦作为中立国而缺乏集体安全合作机制，难以得到外部

^① Замир Кабулов; Большинство боевиков на севере Афганистана составляют таджики, киргизы и узбеки. <http://www.fergananews.com/news/23436>

^② Таджикистан усиливает охрану границы с Афганистаном из-за скопления боевиков. <http://www.fergananews.com/news/22976>

^③ Тревожная для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граница. <http://rus.azattyq.org/a/tadjiksko-afganskaya-granitsa/28383947.html>

^④ Рейтинг военной мощи: самый сильный в регионе – Узбекистан, самый слабый – Туркменистан. <http://www.fergananews.com/news/24456>

的直接军事支持。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院学者卡德罗夫（Шохрат Кадыров）认为，土库曼斯坦是欧亚大陆安全最薄弱的地方，土阿边界没有任何天险屏障，那里的5个边防岗哨很难防御阿富汗的武装分子^①。俄罗斯《外交政策》发表的《2015年国际威胁》一文认为，土库曼斯坦与阿富汗的边境地区形势最严峻，因为阿富汗的武装分子不满土库曼斯坦政府的禁毒行动，对阿富汗西部的武装分子造成了经济损失^②。因此，尽管阿富汗战火还没有越过边界进入土库曼斯坦，但土库曼斯坦政府对边境安全已经非常担忧，部署重兵在边境和产油地区。

从中亚外部安全形势看，可以发现阿富汗各个时期的局势变化都对中亚安全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在苏军入侵阿富汗时期，苏军中的一些中亚士兵被阿富汗抵抗组织同化，他们返回家园后，把原教旨主义思想带回中亚，成为第一批中亚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在阿富汗内战及塔利班执政时期，阿富汗是中亚极端势力的主要思想来源地和活动地区，主要原因有：首先，中亚极端分子通过与塔利班的密切关系，接受极端思想，丰富了中亚极端主义的理论；其次，阿富汗是塔吉克斯坦内战期间反对派武装和中亚极端势力的活动基地，中亚极端组织在这一时期发展成熟。在反恐战争和“后撤军”时期，中亚主要的恐怖组织仍然在阿富汗境内活动。“乌伊运”的再度活跃也与阿富汗形势有着密切的关联。可以说，阿富汗形势的恶化必然会牵连到中亚，近几年对中亚的影响更加明显，是中亚安全的首要外部威胁。受国际安全形势的影响，恐怖主义呈现出连通之势，地区间的这种“连通”更由于极端思潮的迅速蔓延而变得后果更加严重。

如果阿富汗局势继续恶化，聚集在阿富汗北部的中亚武装分子可能会以此为发展基地，以回流中亚为主要目标之一，对中亚稳定将造成很大安全隐患。这些极端组织不断进行分化重组，与中东、高加索地区的极端组织融合，主要的薄弱点是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与阿富汗的边境地区以及费尔干纳谷地。形成了圣战分子流通的通道，即阿富汗北部—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费尔干纳—高加索。俄罗斯学者克尼亚泽夫（Андрей Князев）认为，费尔干纳谷地是中亚最具威胁的动荡源之一，可能会成为恐怖和极端分子培训中心，成为第二个巴基斯

^① Черные знамена ИГИЛ появились у границ Туркменистана. http://www.ng.ru/c/2015-02-19/1_igil.html

^②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ное развитие и рост экстремизма——Что ждет Центральную Азию в 2015 году. <http://lenta.ru/articles/2015/03/31/centralasia/>

坦^①。2014~2015年，吉尔吉斯斯坦执法部门在奥什地区捣毁了5个恐怖团伙^②。据吉尔吉斯斯坦情报部门称，圣战组织“爱上天堂”（Жаннат ошиклари）主要由乌兹别克武装分子组成，他们从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奥什和贾拉拉巴德前往叙利亚作战^③。阿富汗的未来牵动着相邻的中亚国家的神经，一些中亚学者认为，未来中亚受阿富汗的影响可能再度出现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回潮。

特点2. 地区内的极端主义威胁上升。

首先是极端思想传播加强，主要表现形式有：一是传播方式多样化，极端组织通过网络、学校、家庭讲经班传播；二是极端组织政治化，伊斯兰解放党在吉尔吉斯斯坦比较活跃，拥有不少底层民众支持者，试图在费尔干纳地区建立哈里发国家^④；三是外来极端思想本土化，来自中东的萨拉菲极端主义在中亚的支持者增多^⑤，中亚地区内部的极端思潮受到中东、南亚极端主义的影响发生了一些变异，这对于未来极端主义在中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想武器；四是圣战思想的影响加深，不少中亚青年被招募到“伊斯兰国”进行“圣战”。近年受萨拉菲极端主义影响，中亚国家的萨拉菲极端分子明显增多，主要分布在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西部和南部大中城市、吉尔吉斯斯坦南部等地区，其支持者中包括一些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在中亚地区从事招募活动的恐怖组织相互支持，塔吉克斯坦专家穆拉扎诺夫称，大部分“伊斯兰国”和“努斯拉阵线”的支持者来自萨拉菲派，加入“伊斯兰国”的欧洲各国大部分人在萨拉菲传播者那里学习，“乌伊运”中相当多的圣战分子在萨拉菲极端宗教学校接受思想洗脑^⑥。激进穆斯林人口年轻化问题比较突出。中亚大部分国家的青年人口占全国人口的二分之一左右，近年去中东参加圣战的“90后”成为主力，不少投靠到“伊斯兰国”的中亚恐怖分子拖家带口，其中一些中亚儿童在“伊斯兰国”被训

① ИГ у наших границ: Как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противодействуют террористам. http://www.stoletie.ru/geopolitika/ig_u_nashih_granic_712.htm

② ИГ заморочило головы тысячам молодых людей в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http://www.ntv.ru/novosti/1564598/?fb#ixzz3rh3fqMo>

③ Более 40 ташкентских мусульман арестованы по обвинению в причастности к ИГИЛ. <http://rus.ozodlik.org/content/article/27353658.html>

④ Черные знамена ИГИЛ появились у границ Туркменистана. http://www.ng.ru/cis/2015-02-19/1_igil.html

⑤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переходит на осадное положение. http://www.ng.ru/cis/2015-11-27/1_asia.html

⑥ Радикализм в ЦА: проблема общая, подходы разные. <http://rus.azattyk.org/content/article/27413345.html>

练成自杀式炸弹袭击者。这些穆斯林激进青年对于极端思想和伊斯兰正信缺乏清晰的辨识。2017 年 10 月，作者在哈萨克斯坦进行学术访问时，哈方学者称现在哈萨克斯坦的青年激进思想问题比较突出，他们分辨不清什么是萨拉菲和萨拉菲极端主义，追逐极端思想在青年群体中成为一种潮流。

其次是极端主义的内生力量增强，出现了一些由中亚国家籍公民组成的极端组织。在中亚国家独立初期，一度十分活跃的各类极端组织是以伊斯兰政党的面目出现的，在威胁到中亚国家政权稳定之后被赶到境外，得到外部恐怖势力的支持，整合为“乌伊运”等恐怖组织，因此中亚极端组织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受到外部影响因素比较大。反恐战争开始之后，大部分中亚恐怖分子转移到阿富汗与巴基斯坦，中亚地区内的恐怖主义力量进一步削弱。在这一时期，地区内的恐怖主义主要受到中东和南亚恐怖势力的影响，自发成立的恐怖组织不多。但是，2010 年以来，中亚地区出现了一批极端组织，主要有“哈里发战士”、“安拉战士”和“公正统治军”。“乌伊运”在阿富汗长期参与战争对这些新兴极端组织的产生有重要的刺激和示范作用。“哈里发战士”等新兴极端组织大多成立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有的组织是中亚地区原有的极端势力残余部分改个称谓；大部分组织影响力有限，活动能力不强，一般以宣传极端思想为主；一些小型极端组织积极寻求境外支持，谋求与境内外极端组织或恐怖组织对接，从事暴恐活动。这些极端组织以中亚国家籍公民为主要成员，其中“哈里发战士”以哈萨克斯坦人为主，“安拉战士”以塔吉克斯坦人为主，“公正统治军”成立于吉尔吉斯斯坦，以吉尔吉斯斯坦人为主。哈萨克斯坦学者别伊谢姆巴耶夫在《哈萨克斯坦的宗教极端主义：从犯罪网络到圣战》报告中认为，在哈萨克斯坦，大多数极端分子是在国内被极端化的。他们不是国际恐怖组织成员，也没有在冲突地区比如阿富汗、巴基斯坦或者车臣地区参加过任何军事训练^①。目前，在中亚各国加强反恐力度的影响下，中亚境内的恐怖组织基本转入地下活动。绝大多数恐怖组织和极端的总部和管理机构设在境外，各国境内由数量众多、独立运行的基层小组组成。

再次是中亚国家面临的极端主义问题有共性，也有差异。这主要是由于各国采取的打击手段有差别，面临的极端主义威胁有差别以及国情社情有差别。总的

^① Серик Бейсембаев, Религиозный экстремизм в Казахстане: между криминалом и джихадом. <http://www.ofstrategy.kz/index.php/ru/research/socialresearch/item/485-religioznyj-ekstremizm-v-kazakhstane-mezhdu-kriminalom-i-dzhikhadom>

来说，乌兹别克斯坦管控最严，极端主义得到基本控制，尽管也受到一些境外极端组织活动的影响，但恐怖事件极少发生，国内极端主义思潮也比较平静。土库曼斯坦多年严控，虽然近年极端思想传播有所抬头，但总体形势良好。塔吉克斯坦虽然也采取严打措施，但是由于国力有限，中央政府控制能力有限，与阿富汗接壤的边境地区形势混乱，恐怖主义、分离主义、毒品走私等三大问题令塔吉克斯坦的极端主义仍然呈现出比较严重的状态。莫斯科卡内基中心学者马拉申科（Алексей Малашенко）认为，塔吉克斯坦是中亚国家中的薄弱一环^①，这主要是指除了边境安全问题外，还有地方势力与中央政府抗衡等其他不稳定因素。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是近年中亚国家中受到较多恐怖袭击的目标。根据哈萨克斯坦官方数据，2015年哈萨克斯坦超过500人被捕入狱，他们被指控与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活动有关联^②。2016年6~8月，哈萨克斯坦阿克托别、阿拉木图等地发生多起袭击事件。哈萨克斯坦学者切尔塔列夫（Андрей Чеботарев）认为，近几年哈萨克斯坦极端主义活动有四点特征：一是极端组织的规模在扩大，其影响也在增强；二是以不同形式的暴力为主，其残忍性在增加；三是积极利用新媒体进行传播，包括互联网和移动通讯设备；四是追求巨大的破坏效应，包括采用最大程度破坏国家稳定的手段^③。但总体看，包括塔吉克斯坦在内，极端主义比较活跃的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等三国，发生的恐怖袭击规模并不大，影响也有限，还不足成为导致国家动荡的威胁因素。

最后是一些境外的极端组织在中亚进行招募活动，策划恐怖袭击，并与中亚内生性极端组织日益联动。“伊斯兰国”在中亚最主要的活动就是进行宣传和招募。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圣战者”的重点招募地区。塔吉克斯坦政府在2017年9月向联合国难民署提交的一份报告指出，来自塔吉克斯坦234个家庭共约840人在“伊斯兰国”居住^④。“安拉战士”是被塔吉克斯坦禁止活动的极端组织，2014年11月塔吉克斯坦安全部门抓获了12名“安拉战士”成员，

① Черные знамена ИГИЛ появились у границ Туркменистана. http://www.ng.ru/c/2015-02-19/1_igil.html

② Серик Бейсембаев, Религиозный экстремизм в Казахстане: между криминалом и джихадом. <http://www.ofstrategy.kz/index.php/ru/research/socialresearch/item/485-religioznyj-ekstremizm-v-kazakhstane-mezhdu-kriminalom-i-dzhikhadom>

③ Андрей Чеботарев: Экстремизм в Казахстане: современное состояние и вопросы противодействия. <http://rus.azattyq.org/a/kazakhstan-astana-sud-tabligi-jamaat-chleny/27503723.html>

④ В лагере под Мосулом содержатся десятки семей боевиков ИГ из Таджикистана и Узбекистана. <http://www.fergananews.com/news/26869>

他们试图招募人员去叙利亚圣战^①。“新复兴党”是在西方受过教育、来自塔吉克斯坦北部地区的年轻人组织和建立的，他们号召民众起来推翻现政权，并在社交媒体建立的虚拟空间吸引了 1 万多名塔青年登记加入^②。吉尔吉斯斯坦强力部门在 2014 年 12 月也破获了一个恐怖团伙，恐怖分子试图在吉尔吉斯斯坦奥什和乌兹别克斯坦安集延进行恐怖袭击^③。2017 年 6 月，土耳其向土库曼斯坦提供“伊斯兰国”计划派恐怖分子到其境内进行袭击的情报^④。境外极端组织主要来自中东，主要有“乌纳斯拉”（Ун – насра）、“努斯拉阵线”、“吉哈德 – 认主独一”组织（Джамаат ат – Таухид валь – Джихад）等等^⑤。2016 年 1 月，吉尔吉斯斯坦强力部门在南部抓获了国际恐怖组织成员 6 人，其中 4 人在叙利亚受过训练。吉方称，这些恐怖分子属于“吉哈德 – 认主独一”组织^⑥。2016 年 3 月，该组织被吉尔吉斯斯坦认定为恐怖组织，该组织成员不仅由叙利亚人组成，还吸引了许多吉尔吉斯斯坦籍圣战分子加入^⑦。2016 年 8 月 30 日，中东恐怖组织“努斯拉阵线”、“东突”分裂组织等国际恐怖势力对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馆发动自杀式恐怖袭击。境外极端组织在中亚还把吸纳的对象投向政府部门的公职人员。吉尔吉斯斯坦议员卡拉穆什基娜（Ирина Карамушкина）称，在吉尔吉斯斯坦议会和其他部门中有一些极端组织的支持者^⑧。高加索地区的恐怖主义形势比较严峻，有不少中亚恐怖分子在这一地区聚集。有数据显示，在“伊斯兰国”参加圣战的中亚恐怖分子中，约有 95% 的人是从高加索地区和俄罗斯其他地区到中东的^⑨。

① Джихад приближается к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http://mignews.com/news/disasters/world/100115_202946_77254.html

②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переходит на осадное положение. http://www.ng.ru/cis/2015-11-27/1_asia.html

③ Гражданин Кыргызстана планировал совершить теракты в Оше и Андижане – ГКНБ. <http://kyrtag.kg/news/grazhdanin-kyrgyzstana-planiroval-sovershit-terakty-v-oshe-i-andizhane-gknb/>

④ Туркменистану передали разведанные о возможных " терактах в стиле ИГИЛ" . <https://rus.azathabar.com/a/28557005.html>

⑤ Двести таджикских мигрантов отправились из России воевать в Сирию. <http://rus.ozodi.org/content/article/26879392.html>

⑥ В Киргизии экстремизм становится все более популярным. http://www.ng.ru/c/2016-01-28/6_jihad.html

⑦ Кыргызстан: Группировка " Джамаат ат – Таухид валь – Джихад" признана 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ой. <http://www.fergananews.com/news/24566>

⑧ В " Ислам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дут не только боевики. http://www.ng.ru/c/2015-06-23/6_igil.html

⑨ Боевики ИГИЛа из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http://caa-network.org/archives/10604>

总体看，中亞安全形势短期内恶化的可能性不大，对中亞安全形势需要有客观分析。中亞安全形势虽然复杂，但并非陷入危机，来自阿富汗和“伊斯兰国”的安全威胁的确呈现上升趋势，然而发生恐怖武装力量大规模袭击并导致中亞国家动荡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俄罗斯中亞中东问题学者克尼亚佐夫认为，“伊斯兰国”对中亞的威胁被严重高估了，“伊斯兰国”的主要目标是进攻叙利亚和推翻阿萨德政权，受地理因素的限制，不会扩展到中亞^①。的确，当前关于中亞安全问题的信息较多，而且更新较快，需要更加客观地评估地区内部与外部的安全形势。当前中亞安全的现实威胁仍在地区内部，主要包括：中亞国家政治、经济、社会领域风险与安全问题的相互影响；极端思想在中亞的扩散与演变；中亞“伊斯兰国”追随者及其回流造成的恐怖主义威胁上升问题。

二 中亞安全威胁因素集聚效应原因探析

当前，中亞安全问题体现出明显的“集聚效应”。中亞国家独立以来，经历了最初的政局动荡、经济危机，克服了不少困难，保持了国家的基本稳定。然而，中亞国家仍然面临着外部挑战和内部问题，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风险上升，同时也更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与威胁。安全领域中的各个问题相互缠绕、互为因果，呈现出复杂性、综合性、多层次性的特点，一些长期存留的问题成为影响整体稳定的基本问题，常常是其中一个领域出了问题，很容易波及整体政治与安全形势的变化。具体来说，中亞国家安全威胁因素集聚效应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亞国家普遍面临“制度困境”。中亞国家相继进入领导人更替的关键时期，政权稳定和权力交接是当前各国的核心问题。对于中亞国家的领导人来说，当前头等要务是保持政治稳定、政体改革、保持权力交接之后的政权稳定，近年中亞国家内政与对外政策的调整无不围绕这一目标进行。如何进行制度革新，从而保证权力集中在领导人手中，而同时又能适度分权，令国家平稳过渡，是中亞国家普遍面临的制度性难题。

^① ИГИЛ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очередная страшилка или реальная угроза? http://vlast.kz/article/igil_v_centralnoj_azii_ocherednaja_strashilka_ili_realnaja_ugroza-10178.html

从2014年到2017年,中亚各国在制度安排和重大人事调整方面均有相应举措^①。这些措施的主要特点有:一是在制度安排方面进行修宪,延长现任领导人的任期,甚至成为终身总统;二是在人事调整方面,哈、乌两国对政治精英进行重新配置,试图建立起相对稳定的领导班子;塔、土家族统治的色彩更加明显,领导人的子女被安排在政府部门任职;三是在打压反对派方面,塔吉克斯坦的力度比较大,伊斯兰复兴党在2015年3月的议会选举中失去仅有的2席,后被定为非法组织,其多名领导成员被逮捕。总体看,这些制度与人事上的调整仍然是围绕总统权力核心进行职权的加固、政治利益集团之间的平衡,这些举措往往让人认为政权在清除异见者,容易激发政治冲突,如塔国防部副部长叛乱事件^②。

最近两年来中亚政局风云变幻。2016年9月,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猝然去世,但对权力交接的安排尚未完成,一度引发各方对乌兹别克斯坦政治稳定的担忧;哈萨克斯坦加紧权力交接布局,对政治利益集团进行调整权力分配,也存在着一定的不稳定因素;吉尔吉斯斯坦政治冲突仍然没有实现在体制内解决,反对派的力量增强,对政权稳定仍然构成威胁;土库曼斯坦不断加固领导人威权,经济下滑和社会问题逐渐突出;塔吉克斯坦在权力交接问题上过快过激,可能为未来的政治冲突埋下隐患。中亚国家领导人尝试寻找一种既可以保持利益集团的权力集中,又可以令国家稳定和持续发展的政治制度,但其

^① 2014~2017年,中亚国家在制度安排和人事变动方面的举措包括:(1)哈萨克斯坦:2014年8月大规模改组政府各部;4月调整总统办公厅主任、总理、国防部长等要职;2016年9月进行大幅高层人事调整,国防部长、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司法部长等要职发生变动,新设宗教事务和社会组织管理部,总统女儿、原副总理达里加被任命为议会上院议员。2017年3月,哈萨克斯坦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部分总统权力向议会和政府让渡;(2)乌兹别克斯坦:2014年3月乌修宪扩大总理和政府的职能;2016年9~12月,乌副总理一级有系列调整,阿利波夫被任命为总理。2017年新任总统继续对高层人事进行调整:6月对政府进行改组,将原来7名副总理减少到6名;9月更换了内务部长和国防部长;(3)吉尔吉斯斯坦:2014年4月吉重组政府;2015年11月政府组阁,部长和部委数量减少。2017年3月,总统办公厅主任被更换;(4)塔吉克斯坦:2014年1月塔任命武装力量总司令等强力部门领导人;2015年伊斯兰复兴党第一副主席被捕;2016年5月拉赫蒙总统大女儿奥佐达当选上院议员,同月就宪法修正举行全民公决,允许现任总统连任不受次数限制;2016年11月拉赫蒙总统三女儿鲁赫丽娜被任命为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副司长。2017年1月拉赫蒙任命其长子鲁斯塔姆为首都杜尚别市市长,4月被选举为杜尚别议会议员;5月任命其女儿奥佐达为总统国家法律顾问。9月,拉赫蒙撤换3名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5)土库曼斯坦:2015年11月主管油气副总理辞职;2016年7月土总统别尔德穆哈梅多夫总统的儿子塞尔达尔出任副外长,11月当选为议员;2016年9月新宪法修订,将总统任期由5年延长至7年,取消总统候选人的年龄限制。

^② 2015年9月4日,塔吉克斯坦国防部中央机关和瓦赫达特市内务局遭到武装分子火力袭击,导致8名军警牺牲。据塔内务部称,事件由塔国防部副部长纳扎尔佐德策划,共有135名武装分子参与。事件发生后纳扎尔佐德逃至瓦赫达特山地,于9月11日被塔军击毙。据纳扎尔佐德在视频中称,他并无叛乱之意,而是由于他得到拉赫蒙总统下令逮捕他的消息。

治国思维仍没有摆脱苏联时期的权力模式，这对于中亚国家未来发展构成巨大的风险。

第二，结构失衡，包括中央和地方之间、地区之间、政府和社会之间、社会群体之间都存在或明或暗的冲突，相互关系严重失衡，特殊的权力体系使总统及其领导下的权力执行机构成为稳定的“平衡器”和“保障者”。这种体系的致命弱点是与社会发展脱节，难以保证政局稳定的持续性。中亚国家政权的稳定，不等于社会稳定。塔吉克斯坦的中央政府控局能力较弱，对巴达赫尚等地区的地方势力控制不强，对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的排挤和打击也容易破坏内战结束后建立起的民族和解基础，令国家重新面临政治危机。吉尔吉斯斯坦的南北问题是国家稳定的核心问题，虽然近年南部趋于稳定，与中央政府的矛盾减缓，但冲突的本质依然存在，长期积累的部族矛盾、地域间的政治分歧和经济差距，给吉尔吉斯斯坦中央政权带来了相当大的治理难度。

第三，经济结构难以调整，易受外部环境影响。受国际经济形势和俄罗斯经济下滑影响，中亚国家的经济问题突出，包括物价飞涨、货币贬值、产能低迷、侨汇减少，令原有的失业贫困、社会矛盾等问题更加严重。大量在俄的中亚务工人员失业，不仅给侨汇依赖性较强的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经济造成很大损失，也刺激了社会矛盾和犯罪案件增多。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学者卡赞采夫（Андрей Казанцев）认为，这些失业的年轻人被声势强大的“伊斯兰国”招募将对地区安全造成“直接威胁”^①。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2015年1月发布的报告称，欧洲和中亚地区经济转型国家面临高贫困率和贫富收入分化的问题，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亚美尼亚1/4到1/3的人生活在赤贫线以下，这些国家出现了“新贫困阶层”，很多人是从事教育、卫生保健、科技和艺术领域工作，农民成为赤贫人群^②。土库曼斯坦之所以对边境恐怖活动高度紧张，除了军力有限、中立国缺乏安全合作机制等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是，自2016年年初以来，土库曼斯坦外汇储备告急，食品短缺，一些商品价格涨幅达到50%^③。加上原有

^① Политолог Андрей Казанцев об угрозе исламизма и других проблемах, возникших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http://lenta.ru/articles/2015/03/03/centralasia/>

^② На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м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наблюдается высокий уровень бедности. <http://www.un.org/russian/news/story.asp?newsID=23036#.VMEI500cSP9>

^③ В Туркменистане с начала года цены на продукты выросли на 18 – 50 процентов. <http://www.fergananews.com/news/26287>

的水电等福利取消，民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社会矛盾增多，反政府声音开始出现，甚至在地方上发生规模不大的群体性抗议事件。卡赞采夫认为，土库曼斯坦大多数人缺乏教育，边缘化、极端化的危险很高，没有强力机构的支持很难有效压制越来越多的社会矛盾^①。俄罗斯战略研究院学者波波夫（Дмитрий Попов）认为，对于中亚国家来说最危险的不是外部因素，而是内部问题，如政治斗争、民族问题、边境问题、水资源争端、恐怖极端宗教势力和犯罪组织等，而威胁主要具有内部特征，但会被外部势力所利用^②。哈萨克斯坦宗教学者马伊塔诺夫（Азамат Майтанов）认为，哈萨克斯坦极端主义上升与社会经济形势有关，包括失业率增长，社会贫富不均加剧，腐败问题等，“哈里发战士”最活跃的阿特劳州社会贫富不均问题非常严重，导致人们对政府失去信心^③。据吉尔吉斯斯坦前财长和议员扎巴洛夫估计，吉尔吉斯斯坦的影子经济每年达到 2 500 亿索姆，这对吉尔吉斯斯坦来说数额巨大，2016 年吉尔吉斯斯坦国家预算为 1 300 亿索姆。影子经济的原因是严重腐败和高额税收^④。

第四，大国争夺的消极影响。尽管俄罗斯对于中亚的稳定作用仍然突出，如在塔吉克斯坦有俄罗斯的坎特军事基地；2014 年俄塔签订军队共同现代化计划；俄向塔提供 12.3 亿美元的军事援助^⑤；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军队在塔阿边境发挥着重要防御功能；俄罗斯在吉尔吉斯斯坦政治与安全领域发挥着重要影响力。但是，目前俄美关系变化幅度较大，在中亚事务上的碰撞多起到的是消极作用。

首先是美国仍然在向中亚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颠覆中亚国家政权的可能性依然存在。美国曾试图扶持塔吉克斯坦巴达赫尚地区伊斯玛仪派势力，鼓励其与塔政权对抗。在 2015 年吉尔吉斯斯坦议会选举过程中，美国依然谋求煽动吉的反对派争夺权力。米尔济约耶夫就任乌兹别克斯坦总统以来，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增加往来，在人权、大众传媒等问题上有进一步的合作，同时乌兹

① Черные знамена ИГИЛ появились у границ Туркменистана. http://www.ng.ru/cis/2015-02-19/1_igil.html

② Для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наиболее опасны не внешние, а внутренние угрозы. <http://www.regnum.ru/news/polit/1978939.html>

③ Казахстан опасается наступления арабской весны. http://www.ng.ru/ng_religii/2015-04-01/6_kazahstan.html

④ Масштабы теневой экономики в Кыргызстане. <http://rus.azattyk.org/a/28452442.html>

⑤ ИГ у наших границ: Как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противодействуют террористам. http://www.stoletie.ru/geopolitika/ig_u_nashih_granic_712.ht

别克斯坦流亡在境外的最大反对派领袖萨利赫仍然是美国介入乌政局的有力筹码。美国在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仍设有大量非政府组织。2015年，美国与中亚国家建立“C5 + 1”外长会晤机制，在2016年的第二次会晤中，美国与中亚五国的合作涵盖了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广泛领域。美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斯普拉特棱（P. Spratlen）在外交使团公开表示，美将通过“C5 + 1”机制在中亚地区推广民主价值观^①。“C5 + 1”机制成为美国在中亚事务中施加影响的又一个抓手。

其次，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政治色彩多于经济职能，中亚国家经济一体化壁垒重重，俄罗斯作为外部势力出于政治目的构建的经济合作机制对于中亚经济发展弊多利少，何况目前俄罗斯本身面临不少经济困难，对于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的“输血”也比较有限。

再次，俄罗斯对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的政治影响不利于两国的政权稳定。近年，俄罗斯对吉尔吉斯斯坦政治上加强支持，尤其是在打压政治反对派和解决南部分离问题方面，俄罗斯在背后对阿塔姆巴耶夫政权的支持功不可没。俄罗斯也追求对塔吉克斯坦军事影响力的进一步提升。虽然俄罗斯对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这两个国家的稳定，但是，如果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中央政权与俄罗斯出现某些严重的意见分歧，可能会受到来自俄的压力，现政权面临较大变数，例如2010年吉尔吉斯斯坦第二次政权更迭，与巴基耶夫政权和莫斯科出现严重裂痕有直接关系。2017年2月，普京访问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方对中亚国家劳动移民政策成为领导人之间主要会谈的话题之一。由于侨汇^②在中亚国家国民经济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因此俄罗斯劳动移民政策成为近年对中亚国家进行控制的重要因素。

最后是俄美都力图加强在中亚的军事影响，令中亚国家应对共同安全威胁合力不足，力量分化。美国对中亚国家的军事援助一直没有间断，美国与哈萨克斯坦签署了《哈美2016~2017军事合作计划》。2016年2月五角大楼公布与中亚

^① Формат "C5 + 1", новый механизм реализации цветных революций? . <http://www.easttime.ru/analytiks/uzbekistan/format-s51-novyi-mekhanizm-realizatsii-tsvetnykh-revolutsii/13060>

^② 侨汇即在国外打工的中亚国家劳动移民寄回本国的工资。据俄方数据，在俄有87万塔吉克斯坦劳工，2016年其寄回20亿美元侨汇，相当于塔吉克斯坦GDP的三分之一。吉尔吉斯斯坦2016年侨汇19.91亿美元，也大约占吉尔吉斯斯坦GDP的三分之一。

国家联合打击恐怖主义的合作方案，2016~2017 年为中亚国家提供 5 000 万美元，其中大部分用于塔吉克斯坦完善与阿富汗的边防系统和边防技术装备。美对塔吉克斯坦的援助在独联体国家中仅次于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塔吉克斯坦独立 25 年来，美提供了 18 亿美元援助，其中 2.62 亿美元投向安全领域。^①此外，还有军用物资等军备援助、军事人才培养、职业化军队建设等援助^②。2017 年 7 月 10~23 日，美国与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蒙古在塔吉克斯坦共同举行“地区合作 2017”的年度“多国首长-司令部”演习^③。2017 年初以来，俄对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军事支持力度明显增加。面对外部威胁，中亚国家在选择大国安全伙伴问题上十分谨慎。具体而言，乌兹别克斯坦仍然拒绝美国在其境内恢复军事基地；土库曼斯坦与美国的军事合作有限，仅接受了一些军事物资援助；尽管面对巨大的压力，塔吉克斯坦在俄军重返塔阿边境驻防问题上依然一推再推；美国向中亚国家提出加入打击“伊斯兰国”联盟，许诺提供可观的军事援助^④，但中亚国家态度并不明确。2017 年 2 月普京与拉赫蒙会晤时，直接表示俄视塔吉克斯坦为保障地区安全的主要国家^⑤。俄美对塔吉克斯坦战略地位的重视，除阿富汗因素之外，凸显出俄美在中亚安全领域的博弈。俄美两个大国都意图把军事合作作为处理与中亚国家关系的工具，增加了中亚地区形势的复杂性。

三 中亚安全形势趋势判断

当前中亚国家进入了一个内部困难较大，潜在危机较多，地缘政治形势更加复杂的时期，内外不稳定因素相互影响，即使是能够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的动乱或冲突，其发生的时间节点和趋势走向也很难把握及预测，这是由于中亚地区特殊的地缘状况决定的，并不是每个中亚国家都能自主掌握本国的命运。未来几年，

① США проявляют военный интерес к Таджикистану. http://www.ng.ru/cis/2017-03-27/1_6958_usa.html

② США расширяют военную помощь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http://www.ng.ru/courier/2016-04-11/11_asia.html

③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 пройдут учения "Региональн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http://rusozodiorg/a/28599165.html>

④ США пригласили Узбекистан в коалицию против ИГ. <http://www.fergananews.com/news/23844>

⑤ США проявляют военный интерес к Таджикистану. http://www.ng.ru/cis/2017-03-27/1_6958_usa.html

中亞國家的政治風險遠高於安全風險，同時經濟下滑、社會矛盾將給中亞國家帶來更為嚴峻的挑戰。基於對近年中亞安全問題的梳理，認為未來安全形勢發展趨勢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阿富汗北部的武裝衝突給中亞安全帶來的影響將是持續而嚴重的。恐怖主義、極端主義、毒品走私等問題將更加猖獗，恐怖分子滲入中亞製造恐怖襲擊的事件會增多。“烏伊運”雖然實力被削弱，但仍然具備完整的恐怖軍事組織結構和傳播極端主義的能力，對中亞激進穆斯林青年具有吸引力，因此對中亞國家依舊構成潛在威脅。阿富汗戰亂還會影響中亞國家與阿富汗的經濟合作，近年中亞國家與阿富汗展開經濟合作，包括能源、交通等領域，阿富汗北部是經濟合作的重點地區。阿富汗問題為大國在中亞加強爭奪提供機會，俄羅斯謀求軍事力量重新在中亞邊防駐守，伊朗、印度等次地區大國都在等待時機加強在中亞的影響。

第二，中亞恐怖分子自“伊斯蘭國”回流到中亞的問題對安全影響將較為突出。儘管到目前為止“伊斯蘭國”恐怖勢力對中亞的影響還有限，但在“伊斯蘭國”參加聖戰的中亞恐怖分子，其目標之一是在中亞從事破壞活動，在“伊斯蘭國”遭到重創有可能被打散之後，中亞恐怖分子的回流會給地區安全帶來更加嚴峻的挑戰。2015~2016年一度是中亞恐怖分子的回流“小高峰”，這些武裝人員從中東潛入中亞國家，製造了一系列恐怖襲擊。據吉爾吉斯斯坦強力部門稱，2015年7月16日，十餘名由吉爾吉斯斯坦籍和哈薩克斯坦籍武裝分子組成的“伊斯蘭國”回流人員試圖襲擊俄軍駐吉坎特基地，他們還準備在比什凱克的中央廣場開齋節時實施恐怖襲擊^①。2016年11月摩洛哥戰略研究中心發布《外國武裝分子在“伊斯蘭國”情況》報告稱，在“伊斯蘭國”共有4.7萬名外國武裝分子，其中包括中亞國家籍武裝分子3000人^②。

2017年中亞恐怖分子回流到中亞的速度減緩，這是由於這些恐怖分子聽命於“伊斯蘭國”，暫時將恐襲重點放在歐洲和東南亞，還有不少人回到“離家鄉更近的阿富汗北部”，伺機謀求回到中亞，很多人加入了“烏伊運”在阿富汗北

^① Кыргызстан: Власти утврђдају, что обезврежена именно ячейка ИГИЛ. <http://russian.eurasianet.org/node/62311>

^②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показало, сколько иностранцев воюют на стороне ИГ. <https://ria.ru/world/20161115/1481448387.html>

部的巴达赫尚、塔哈尔、巴格兰、法利亚布等地活动^①。但这些在中东的中亚恐怖分子未来对中亚安全的威胁仍然比较大，主要是传播来自中东的极端思潮，在中亚创立、重组极端组织，制造恐怖袭击。具体影响是：（1）这些武装人员将成为未来中亚恐怖势力的核心，他们拥有在中东的作战经验，从事暴恐袭击的手法也更高明；（2）中亚武装分子有可能从中东某些势力那里拉来更多的资金支持，主要是从中东的乌兹别克散居者、从“伊斯兰国”以及中东某些势力那里得到援助；（3）他们将推动中东极端思想在中亚的传播；（4）中亚激进的穆斯林认为，这些回流武装分子具有“圣战”光环，因此他们在中亚将拥有更大的号召力，将吸引更多的恐怖分子、宗教极端分子、激进分子参与中亚恐怖活动；（5）由于中亚复杂的政治形势，这些武装分子将有可能被中亚政治反对派、地方势力利用制造暴乱。尤其对于吉尔吉斯斯坦来说，2010 年奥什族际冲突事件之后，吉尔吉斯斯坦南部的民族关系依然紧张，同时这一地区贫困人口较多，毒品流通广泛，社会治安形势不佳，有可能成为“中亚 - 伊斯兰国恐怖主义”的策源地。中亚恐怖分子回流到中亚的高峰时期取决于以下因素：“乌伊运”什么时候死灰复燃；“伊斯兰国”在阿富汗的地盘争夺；“伊斯兰国”在中东的被消灭程度，如果其主力被大量消灭在中东而非扩散，那么中亚恐怖分子的回流将进一步被阻断，反之情况会变得糟糕。

第三，中东形势对中亚的安全影响将会增加。首先是政治伊斯兰的影响。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被打压，未来很有可能被外部势力插手，包括西亚和中东的某些政治伊斯兰势力，这是塔吉克斯坦政治问题中的一大隐忧。其次是极端思潮的扩散。当前中亚进入意识形态快速变化的时期，整个社会处于一种分散的状态，易受到趋同趋势的影响。中东教派冲突被各方势力利用，愈演愈烈。虽然中东与中亚相隔甚远，但从历史上看，中亚伊斯兰思潮向来都与中东的伊斯兰思潮发展亦步亦趋。尽管往往会滞后于中东伊斯兰思潮，然而这种时空差距在今天迅速缩小。中东的教派矛盾将有可能影响到中亚，对当前中亚平静的伊斯兰社会是不利因素。近年中东伊斯兰复兴浪潮体现出以下特点：伊斯兰复兴思潮中往往被极端主义利用，伊斯兰在某地复兴发展，极端主义也伴随而至，呈现出人们对伊斯兰正信和极端主义难以分辨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中东极端主义包括“伊斯兰国”极端思想对中亚地区的穆斯林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① Таджикиские "джихадисты" собираются вернуться домой? <https://rus.ozodi.org/a/28609661.html>

第四，中亚政治伊斯兰势力有进一步发展的趋势。中亚政治伊斯兰势力主要对地区安全产生三个方面的影响：一是中亚国家进入权力交接期，反对派开始相对活跃，一些反对派在境外活动，一些反对派势力往往以宗教政党的形式展开活动，对政权稳定有一定的潜在威胁；二是近年中东政治伊斯兰势力强劲崛起，中亚国家的某些伊斯兰势力或政治势力可能会得到来自中东政治伊斯兰势力的支持，出现一些新的宗教政治力量。此外，中亚地区原有的伊斯兰解放党、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以及塔吉克斯坦的一些伊斯兰势力，都有可能向政治伊斯兰方向发展；三是在中亚国家支持政教合一制度的人在增多。政治伊斯兰势力的发展将对中亚稳定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可能会刺激社会思潮混乱，引发政治与社会冲突，令宗教与世俗力量对立明显；加速地区内教派冲突，推动新的宗教问题产生；原有的一些极端组织可能披上“伊斯兰政党”的外衣，参与中亚政治进程，成为政局不稳定的因素。

第五，政治反对派问题未来可能会显现。中亚国家对反对派的打压可能令政治矛盾激化，此外政治反对派与地方势力的关系加强，这种情况在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比较突出。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是实力较强，具有一定民意支持的政党，被排挤出政局后极有可能变得极端化和具有攻击性。再有，政治反对派也是西方国家手中的工具，尤其是乌兹别克斯坦在境外的反对派，近年乌兹别克斯坦与美欧关系改善，主要在在欧洲和土耳其活动的反对派联盟动作不多，但这并不意味着反对派联盟领导人萨利赫等政治力量不再对抗塔什干政府，而是西方国家向乌兹别克斯坦施压的一张牌。莫斯科卡内基中心学者马拉申科认为，中亚国家中乌兹别克斯坦控制最严，所有反对派都被驱逐到国外，但如果乌兹别克斯坦国内开始政权交接，不排除反对派重新复燃的可能^①。尽管米尔济约耶夫顺利赢得2016年12月的总统大选，但乌兹别克斯坦的权力交接还没有结束，其政治局势中的主要问题是平衡各利益集团，外部某些势力的影响也在加强，新政权还面临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艰巨任务，政治制度和经济结构中存在的问题还远远没有理顺，未来乌兹别克斯坦还存在不少政治风险。

夹缝中的中亚国家面临诸多安全难题：

^① Черные знамена ИГИЛ появились у границ Туркменистана. http://www.ng.ru/cis/2015-02-19/1_igil.html

首先，中亚地区的安全机制应该如何构建？即构建一个什么样的地区安全机制，才能真正对中亚安全起到保障作用？外部大国在中亚主导着各种各样的国际合作机制，但是大多数的合作并没有把中亚的安全利益放到首位，更多谋求的是大国利益。中亚国家面对日益上升的外部威胁，近年对外政策均有调整，呈现出的是与地区外而非中亚国家间的合作。尽管俄罗斯对阿富汗形势和国际恐怖主义在独联体地区的影响上升非常担忧，呼吁中亚国家与其进行更为深入的军事安全合作，但中亚国家显然更忌惮俄罗斯在本地区重新恢复军事势力。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秘书长博尔久扎称，虽然该组织多次向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建议加强合作共同打击恐怖主义，但并没有得到回应^①。针对上述问题，中亚国家应如何通过有效机制实现安全共赢？面对严峻的安全威胁，中亚国家之间在 2015~2016 年有意向进行一些合作，比如乌兹别克斯坦的军事人员到土库曼斯坦提供帮助^②，乌兹别克斯坦与塔吉克斯坦之间的关系也在解冻，乌兹别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的边界划分问题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哈萨克斯坦与土库曼斯坦加强了边境防务合作，然而这些安全合作仍然有限，具有实际意义的军事防御合作在中亚国家之间还缺乏成熟条件。

其次，如何真正控制住极端主义以及防止地区外的极端主义渗入？中亚国家经过多年打击与治理，极端主义的威胁已经减轻了不少，尤其与 2000 年前后的高峰时期相比较。但是存在的问题仍然是严峻的，在外部伊斯兰极端思潮的影响下，地区内的宗教形势也在发生变化，最令人担忧的是中亚社会的伊斯兰原教旨化问题，不少普通穆斯林支持政教合一制度；宗教教育问题相当突出，独立后成长起的新一代中亚穆斯林构成极端势力和激进势力的中坚力量。总体来看，在极端主义治理方面，中亚国家还有很多弊端，主要有：重视打击极端势力，忽视意识形态的疏导；重视控制激进分子，忽视普通穆斯林的情感需求（这部分穆斯林是“中间阶层”，最容易被吸纳）；重视整治极端组织，忽视传统伊斯兰力量的作用；重视安全层面的打击，忽视社会治理。

最后，发展时期的中亚如何理顺内部问题？中亚国家经过了独立后的动荡与调整阶段，已经进入“发展”时期。但是在这一时期“内忧”在增多，政治、

^① Н. Бордюжа: Узбекистан и Туркмения отказываются противодействовать террористам совместно с ОДКБ. <http://www.fergananews.com/news/23179>

^② СМИ: На туркмено-афганской границе появились пограничники Узбекистана и военные специалисты из России. <http://www.fergananews.com/news/23194>

经济、社会等领域的风险在上升。中亚各国之所以容易受外部影响，内部问题没有理顺的原因主要有五：一是经济结构难以调整，对外依赖严重，容易受到国际经济环境的波及；二是制度困境导致的一些后果开始显现——人治与法制的冲突，集权与社会民主思潮的冲突，威权与西方民主推进的冲突，传统伊斯兰社会与外部极端思潮的冲突；三是进入独立以来的第二轮权力交接关键期，政治风险上升，有些中亚国家的中央政权对地方控制能力不强，中央政府的政治治理和执政能力有待提升；四是社会问题不断堆积，群体性事件有所增多；五是来自中东、南亚的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威胁加强。

中亚安全威胁因素集聚效应的困局需要中亚各国、域外大国的共同努力才能有所突破。中亚国家的“共同安全观”还没有建立起来，还缺乏各国间平等协商、共同采取行动的意识 and 基础，对一些基本问题还没有达成一致认同和共识，“合作安全”的行动也需要更成熟的条件。面对共同的安全挑战，中亚国家间的合作愿意在逐渐积极，但还需要更多的务实措施。对于中亚国家内部存在的矛盾，如边界、水、能源等，也没有一个合适的机制或平台，让中亚五国内部进行协商解决。目前中亚国家起主导作用的机制不多，发挥不了主要作用。中亚国家应摒弃矛盾，建立本地区的集体安全机制，形成以中亚国家利益优先、中亚各国主导、域外大国推动协助的新安全范式。合作和多边应对措施，通过合作而非对抗来寻求地区内各领域的可持续的安全，才能应对共同的安全威胁。

（责任编辑 王晨星）